是因爲有了新的科學知識，知道我們所看見的天，只是一層大氣，是不會坍下來的。可是在當年杞人擔憂的時候，大家都相信天是用四根柱子支撐着的，這樣說起來，這位杞人的擔憂也不見得沒有他的「科學」根據哩。

正像以前以爲地是平的，後來才證明地球其實是圓的一樣，在人類的歷史上，不知道發生過多少次科學的假說，甚至定理被推翻的實例。

這樣說法，並不是否定科學，只是想說明所謂科學，也不見得就一定是永恆性的眞理，至少，是不必迷信這一點的。以現有的科學知識爲根據所陳述的事實容或可信，所作的推測，則和「刺激性幻想」的科幻小說相比，也不過五十步與百步而已，還是只能「姑妄言之妄聽之」的。所以在看到某個出版社在「一萬年後」的廣告詞裏强調貝里是英國某大報的科學記者，强調本書是「科學技術爲基礎的大膽預測」，認爲科幻小說「畢竟是刺激性幻想」，暗示這本內容其實也不過是「科學的野狐禪」的書具有相當的眞實性時，就不免令人失笑了。

其實，即使是說該預爲未來準備，但細觀本書的內容，各章節大多是浮泛而不切實際的問題，眞讓人覺得與其浪費時間去讀這些虛無飄渺的問題，何不先就當務之急的人口問題，糧食問題，能源問題，污染問題……等等去謀求解決之道呢？

而一下子有五六個出版社搶譯這本書，也許只是順應「潮流」——從百慕達三角、史前文明，到太空的神秘穴，飛了滿天的飛碟，盡都是些名爲科學，實則不脫「怪力亂神」的東西（幸好孔老夫子已經去了）——但無論如何，還是令我們身爲讀者的覺得是另一種不必要的浪費。

「人生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」，已經是很無聊的事了，至於「一萬年後」，還是「讓未來等一等吧」。（齊仁書）

懷　念

讀琦君散文有感

「烟愁」民國六十四年二月，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；「三更有夢書當枕」，民國六十四年七月，爾雅出版社印行

有人說，琦君書裏的世界，是三十年前的：溫暖、純樸、有情。而現代人生的特色是忙碌、冷寞、赤裸裸；從前是小橋、流水、人家，現在是電視、冰箱、高樓；人們住在動物園似的公寓裏，彼此少有往來，有時被寂寞啃蝕得變了形，只好撥個號碼，聽得見對方的聲音，可是看不見對方的表情，有時話題一斷，接不上來時，只好把話筒放下，總不能說，只因自己寂寞，要對方過來陪自己聊天吧？

現代人除了平時忙於上班外，所謂的公餘之暇，又是進入了另一種「忙碌」的生活——忙於打牌，忙於進出歌廳舞廳，即使是一趟郊遊，也不過是忙於不停的換車和坐車，所謂逛趟街也不過是忙於人擠人。那種偷得「浮生半日閒」（見「三更有夢書當枕」）的樂趣——漫步在田埂上，走在高低不平的卵石大街上，坐在書堆裏，散步在起伏的麥浪中，那種東摸摸、西瞧瞧的悠閒心情，那種遇到荷鋤的農夫就可與他們聊上半天的閒散人生，已不是現代人樂於問津的了。

「煙愁」（書評書目出版社）裏的「曬曬暖」，尤其讓我們覺得，時代是不同了。曬太陽的日子，永遠不再回來了。回想小時候的鄉居生活，到了冬季，所有的人都不必工作，早晨醒來洗洗臉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搬個凳子，坐在有太陽的地方「曬曬暖」、吃東西或者看大人們推牌九，而今呢？住在公寓裏似乎從來也看不到太陽，人們也不懷念太陽，夏天了，有冷氣，冬天了，有暖氣，現代人只要設法弄錢，有錢，彷彿就是快樂。

看完琦君的書，一股「懷念」的幽情，油然而生。儘管時代的巨輪輾過時空，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變動，高度物質享受的結果，人人都是大機器裏的一顆小螺絲釘，我們多麼需要溫情的滋潤，也許物極必反，總有那麼一天，我們又都會回到琦君的世界裏，重享寧靜、寬厚、淳樸、溫馨的生活。（蕭福）

一杯酒已盡，十年燈未明

評「十年燈」・何懷碩著

民國六十三年八月出版，大地出版社印行

「十年燈」是何懷碩繼「苦澀的美感」之後的又